

新

齊

諧

新清譜卷十八

隨園戲編

陝西茶客

陝西茶客某販茶江南歸宿閩鄉旅店其東廂先有居者山東二布客也彼此晚膳畢閉門睡矣客夢有怪物被髮赤露鬚四面撞門入手持鐵索取東廂二布客鎖之隨鎖茶客三人共索加魚貫然縛門外枷樹上怪又撞入他店去二布客鐵鍊甚緊不能動茶客鍊稍鬆苦掙得脫驚醒以爲夢也告店主亦不甚怖次日五更店主大喊東廂二客死矣半里外飯店中亦死一驛夫

山娘娘

臨平孫姓者新婦爲魅所憑自稱山娘娘喜敷粉看艷衣白日抱其夫作交媾穢語其夫患之請吳山施道士作法方設壇其妻笑曰施道士薄薄有名敢來治我我將使之作王道士斬妖矣王道士斬妖者俗演戲笑道士之無法者也卽以手按其婦腹下穢血噴之法果不靈道士曰我有辟穢符在枕中命其徒取而張之再坐壇作法妻有懼色亦坐几上揮帚作法彼此鬬良久其夫見三日神搞一白獼大五尺許投階前簌俯伏道士取而廟之屢擲屢小縮如初生小猫乃取人真譚中封

以符印旋有黑氣從罈中出次日投江中婦病遂愈

瓜州公子

杭州大方伯地方有胡姓嫂姑二人同居一樓清明日
嫂覓瓦上有搭棚爲橋者疑是兒戲用竿挑去之晚間
有羽衣男子突至卧床前曰我瓜州公子也與汝姑嫂
有緣故折棚做鵲橋從瓦上度來以應清明佳節汝何
得拆去言畢住房中憑二女爲祟其家請道士念玉皇
經解禳之道士方至怪以溺器擲之經卷淋漓道士逃
去胡翁遣老嫗五人守夜調護則五嫗髮皆成辮絲絲
相接非拖曳不能行如是者月餘其女久有婿家遂擇

日嫁之怪曰某家無緣我不能往在此徒挾一美亦覺
蕭索請從此辭因謂胡翁曰我在此開汝久甚愧無以
爲報我有妹甚美願贈汝爲妾未知汝肯納否胡請見
怪許之命中堂垂簾觀之果望見絕色女子胡不覺心
動急請婚期怪曰我願以汝爲妹夫而妹嫌汝老醜心
願不肯汝能將願下鬚盡去之則姻事成矣胡年五十
條肥而多髯惑其言一旦盡剃之怪在空中大笑去妹
竟不來

王白齋尙書爲潮鳴寺僧

余同年王白齋少年美秀初入學時年才十七偶遊潮

鳴寺見影堂老僧像不覺毛髮淅灑還家遂病嗣後過寺不敢入及探花及第時夢老僧以線香五十四枝與之曰我有三弟子一夢麟一錢維城一汝也汝將來司刑名時當超度某案再來歸依原位白齋秘而不言後果爲大司寇壽五十四而終卒不知所超度者何案也

白天德

湖州東門外有周姓者其妻踏青入城染邪歸其家請道士孫敬書誦天蓬咒用拷鬼棒擊之妖附其妻俱云我白天德也爲祟者我弟維德與我無干孫書付喚維德至問汝與周家婦何仇曰無仇我路遇愛其美故與

結緣方愛之豈肯害之問汝向住何處曰附東門元帝廟側偷享香火已數五年孫曰東門廟是元帝太子之宮當時創立原爲鎮壓合郡火災故立廟離宮東首汝何得妄云元帝廟耶妖云治火災當治其母不當治其子猶之伐木者當克其本不克其枝汝作道士而五行生克之理茫然不知尙要行法來驅我耶拍其肩大笑去周氏妻亦竟無恙

蠲體乞恩

杭州陳以夢善五鬼搬運法替人圓光頗有神效其友孫姓者宿其家夜半床下走出一白髮翁跪而言曰乞

致意陳先生還我骸體使我全屍孫大駭急起以燈照床下則骸體一具存焉方知陳驅役鬼物皆向敗棺中取其天靈蓋來施符用咒故也孫初勸之陳猶隱諱取床下骨示之陳乃無言卽送還原處未幾陳爲羣鬼所擊遍身青腫死

錫課一定陰間准三分用

杭州龔薇垣生員原任甘泉令龔明水之從子也病中夢遊陰府街巷店鋪與陽間無異惟黃沙迷漫不見日月見店鋪中有司櫃者故所識也趨往問路司櫃者笑曰此間無路汝至此尚欲何往再問不答薇垣不得已

徬徨道中有乘四轎呵噉而來者近視之己之岳翁某也趨而問焉翁慘然曰此非人問汝何至此薇垣方知其身已死因自述病中原委并問其父母壽算岳翁曰此事非我所司汝叔父明水先生現在王府敘書汝可往問但王府尊嚴侍衛甚衆非重用門包不能通報薇垣問門包何物曰亦不過陽世通用之錫課耳凡陽世燒錫課一定陰間准作三分用或有破損濕爛者僅准一二分用薇垣聞言急走往王府忘其身未帶錫課至一宮門侍衛者如麻見薇垣果伸手索賄而薇垣無以應也但口稱家叔明水在此敘書煩爲通報侍衛者怒

罵曰一老腐頭巾在府已甚可厭怎禁得又添一小腐頭巾來揮杖擊之一驚而醒家人已環泣于旁後數月薇垣忽無故縊死

雞卵擔糞

杭州清泰門外有觀音堂徐姓者其妻爲五通神所據每朔望至其家飲啖有事必預爲通知妻故窮苦佐其夫糞田神憐之代爲擔糞以兩空壳雞卵爲桶盛糞石許細竹管挑之較多于木桶盛者而所灌田尤肥

狐丹

常州武進縣有呂姓者婦爲狐所憑化作美男子戴唐

巾爲人言休咎有驗有不驗來問卜者狐或外出則命書一箋焚之存其灰于罈中狐來口吐物紅色如小鏡然大不過寸許持向罈中照灰便能朗誦所焚之語絲毫無誤照畢仍吞入腹中或云此狐丹也狐有批答輒令婦口授之慮其遺忘則以手掐婦手指之中節便能記憶雖長篇韻語俱能成誦過此則依然不識字也有某秀才爲婦中表親欲與狐唱酬囑轉致狐狐曰有一對秀才能屬對卽與酬答可也紅白桃花映紙窗花無二色婦以告秀才不能對慚而退此狐至今猶存其家錢竹初明府爲予言

處州溺婦奇獄

處州鄉民陳瑞送妻還其母家路過半塘橋婦洩于廁久而不返陳往尋不得望前村攢屋中紅裙外露急往視之果其妻裙也似被人曳入棺中露半幅于外心疑僵尸作祟將斧出之以救其妻訪問棺主有張某云此我家姑母棺也姑母死時年三十餘其子又亡無力營葬久攢于此陳請開棺初不許陳哀求至再始許之劈開則一白鬚男子手持某妻之裙而不見某妻之身於是陳以失生妻控官張以失死姑控官官不能斷至今懸爲疑獄

道家有全骨法

杭州龍井初開時商人葉姓者司其事有倪某者爲葉擇開工日期後十年葉身故倪忽暴病有羣鬼附其身語音不一曰還我骨還我骨聲啾啾然楚越吳晉音皆雜有也最後有自稱陳朝傅將軍者曰我助蕭摩訶南征北討葬此千年汝何得與葉某擅傷我骨家人環求曰此官府所命主人力不能抗將軍何不相諒助將軍曰此雖公事不可違然汝與葉某理宜將掘骨暴棺事告知官府官府不從便與汝無罪今汝等並不告官而擅將我等數十人骨混行拋擲以致男裝女頭者接少

脚至今叢殘缺散鬼如何安家人請用佛法解禳將軍
曰佛無能爲惟道家有全骨法汝往求之于是葉家人
訪有禮斗人施柳南萬近蓬等往而拜求遂設壇于龍
井作法七日見西湖神燈赫然散滿水上或疊高爲塔
或橫排爲雁字或團聚如大車輪或散作流螢萬點須
臾斗母下降霞珮瓊瑤嚴粧不可逼視牽二囚來卽葉
某與倪姓也皆跪階前鬼數十爭來笞擊斗母喝曰此
亦汝等劫數毋庸仇怨我命九幽使者盡提殘骨爲汝
等補還可也少頃髑髏數十具皆有白氣縈繞旋滾成
團其缺處皆圓滿矣將軍長丈餘披金甲率羣鬼拜謝

斗母葉亦解鎖合掌膜拜而去倪病遂愈此事近蓬爲
余言

批地藏王頰

兩江總督于成龍未遇時夢至一宮殿上書地藏王府
四字殿上老僧伽跌閉目于心念地藏王主人間生死
事家有老僕某愿而勤久病不起因長揖告訴求爲延
壽再三言僧嘿然不應于怒直前手批其頰老僧開眼
笑屈一指示之醒而告人皆云地藏王一指當是延壽
一紀已而僕病愈果又生人間十二年

儒佛兩不收

杭州楊生兆南業儒兼通禪學歿後一年托夢于其妻
曰人死必有所歸我故儒士司魂者送我于文昌所帝
君出題試我我不能作帝君不收司魂者再送我佛菩
薩處佛出經問我我不能解佛又不收徬徨陰間無歇
足之地不得已將以某月日投生張某家自念我一生
好佛汝須往告張家勿以葷乳我免再墮落張故兆南
友也臨期視之其家果生一男盤膝而生哭三年不止
張氏啖以葷哭遽止而兒遂犯驚癇之疾此乾隆四十
三年事

烏門山事

紹興東關有張姓者妻病延醫行過烏門山遇白鬚叟
相隨而行時天已晚覺此叟足不貼地映夕陽無影心
疑爲鬼問其蹤迹叟亦不諱曰我非人乃鬼也然有求
于君非害君者我有骸骨葬烏門山之西被鑿石者終
日鎖斫山石就傾我墳中朽棺亦已半露不久將墜入
河中幸君哀我爲改葬之君前去到新橋地方有五个
溺水鬼坐而待君我爲君先往驅除之出懷中朱家糕
與張食曰明日請到朱家以朱家包糕紙爲証張與偕
行至新橋果有黑氣五團踞橋坐叟先往折柳枝打之
聲咻咻然盡落于水張到醫家叟再拜別去次日張往

朱家買糕出其紙果朱店中招貼也告以原委店主人
悄然曰君所見叟姓莫名全章故余戚也渠改葬之事
何不托我而托君想與君有緣君命中不應死于五水
鬼故神靈命此叟爲君驅除邪引張往烏門山視其墓
棺離水僅尺許乃別擇地改葬焉

楊二

杭州楊二素以拳棒爲事夏夜坐後園假山上乘涼見
石罅中出一小頭先露其髮再露其面楊大駭持棍擊
之頭不見次日宿樓中間樓下有着屐聲往來厯落疑
爲賊然心念偷兒無着屐之事有頃屐聲緣梯而上則

一白衣人帶甬長帽手持四方燈籠嘻嘻然向楊而笑
楊擊以鐵尺白衣人墜于樓下作怒聲曰奸打奸打待
我喚伙計來好好收拾你次日楊召其徒告之諸無賴
噪曰彼有伙計我等亦有伙計請護持老兄登樓打鬼
于是治肴痛飲各持器械登樓鬼竟不至雞鳴時諸無
賴各倦卧平明起尋楊二不見覓之已死于樓下竹榻

吳秉中

吳秉中居葵巷故子舊宅隣也延汪名天先生訓其子
姪月夜至館中閒談見牆上有一老翁長尺許白髮銳

頭坐而效其所爲吳吃烟叟亦吃烟吳拱手叟亦拱手
以爲大奇呼汪先生觀之先生所見無異其姪錫九往
觀無所見是年秋秉中與汪俱死而錫九至今獨存

土窟異獸

閩商陳某與諸客泛海遇颶風飄至一山脚下見山崖
平坦可步相率樵採初進路甚仄行一二里卽覺開曠
時天色將晚聞海風蕭颯林鳥啾啾不敢深入乃歸次
日風更甚舟不行舟中人悔昨未窮其境約再往拉陳
與偕跡前徑行八九里有一溪水色澄綠旁有土山不
甚高穴中似有物喘息衆懼竄走陳恃胆力上大樹隱

身覘之食頃其物出穴外大倍水牛而形似象頂生一角晶瑩犀利盤踞石上長嘯聲裂竹木陳驚懼幾墜但見虎豹猿鹿各以其屬至俯伏其下不止于計其物擇肥者踐之用舌舐其腹吸其血百獸皆股慄不能動食三四獸復曳尾入穴客乃下尋舊徑歸與衆言所見終未知山與獸何名也

雞脚人

閩商場某世以洋販爲業言其祖於康熙中偕客出洋遇旋風吹入海汶其水四面高惟中港獨低又在海水之下楊舟盤渦而下人舡俱無恙至港底見山川草木

田疇蔬穀一如人世惟無廬舍岸側有船依泊內有數十人亦中州來者見楊等歡如骨肉因言此水惟閩年月有一日獨高與海水平舟始可歸然只一食頃耳稍遲則又不得上矣其人先被颶風吹至時亦曾有人居此港後遇閩水得歸彼遲不及留此六年皆屢遇閩而失其時故未得去楊同舟客有四十人帶有穀菜諸種咸分土畊種其地頗沃而收倍且不須人灌溉終日與前舟人款接往來幾忘身在世外也惜無黃歷考日時每食訖咸登舟待水滿而已一日楊與客閑步野外望隔溪有人行近溪口皆長丈餘無衣身有毛脚如雞爪

脰如牛膝見楊啾唧作對語狀音不可曉歸與彼舟人言之亦言來時曾於溪口見之緣溪滿不得渡倘其來此吾輩寧有子遄耶後六年八月遇風水滿與前舟人同歸楊家有老僕曾隨行者今已八十餘尚在能道其詳按臺灣有雞爪番常栖宿樹上此豈其苗裔歟

海和尚

潘某老于漁業頗饒一日偕全輩撒網海濱曳之覺倍重於常數人并力舁之出網中竝無魚惟有六七小人跌坐見人輒合掌作頂禮狀遍身毛如獼猴髯其頂而無髮語言不可曉開網縱之皆于海面行數十步而沒

士人云此號海和尚得而腊之可忍飢一年

一足蛇

謝大痴言其友某在黔日往一村見民家多懸一物鱗
甲瑩然已腊而乾之矣言此去五里有山爲樵採地山
脚爲往來路徑旁有枯樹一株極大樹內藏一蛇人首
鱷耳耳能扇動有聲鱗如松皮只一足如龍爪吐舌甚
長躍行迅疾近人輒以口噴毒氣令人迷仆然後以舌
入人鼻吸血飲之村人募丐者予以金除其患無有應
者邇年有二丐應命索重酬衆爲醵金如其數其人取
唾涎厚塗其身裸而誘之蛇果至則急趨道旁田內蛇

追及之陷于泥中不能動然後二丐躍起以長竿紫刀盡力斫之斷其首乃死村民家有被其害者爭分其肉

方蚌

有人在閩出海口樵採至一山見山澗內悉卧方蚌大者丈許小者亦長數尺礪礪重疊以千百計其人驚方欲去忽一蚌開口其殼內有藍面人如夜叉狀卧其中見人手足皆動作攫拏勢欲起而不得脫蓋其軀生殼上卽借蚌壳爲昔故不能脫壳而出少頃衆蚌悉張口皆有夜叉如前狀其人倉皇急竄聞背後剝剝有聲衆蚌皆旋滾隨之及舟舟中人斫以巨斧獲其一并壳俱

碎夜叉亦死帶歸示人俱無知者

山和尚

有李姓者客中州遇大水登山避之水勢驟漲其人更上山頂時已暮見矮草屋乃山民耕地夜巡者所居內悉藉以草旁置一竹棚其人宿焉中夜聞踏水聲視之見一黑短胖和尚遊水面將至其人大呼此怪稍卻少頃又前其人窘急取柳大擊山民都集怪遂去終夜不復至次日水退詢山人云山和尚也其人孤弱便食人腦

贈紙灰

杭州捕快某偕其子緝賊每過夜子不歸其父心疑遣
徒伺之見其子在荒草中談笑少頃走至積屋內解下
衣抱一朽棺作交媾狀其徒大呼其子驚起不得已繫
褲帶隨其徒歸然精猶淋漓不止撫其陰冷如冰雪而
至小腹其母問之曰兒某夜乞火小屋見美婦人挑我
與我有終身之計以故成婚月餘且贈我白銀五十兩
母罵曰鬼安得有銀少年取懷中包擲几上鏗然有聲
視之紙灰也訪諸隣人云攬屋中乃一新死媼婦

湯翰林

錢塘湯翰林其五未遇時應試貢院僦屋而居苦其狹

小見旁有大宅封鎖甚固杳無人居訪之隣人云此杭州太守柴公屋也有惡鬼作祟以故無人承買湯素有胆曰借居可乎隣人笑其狂亦無阻者湯遂開鎖啓門入見樓上有二桌四椅樓西有竹箱雖久無人居而塵埃不積湯心喜卽挈行李登樓手一壺一棍秉燭讀書至三鼓陰風起于牕外燈焰縮小有披髮女子赤身噴血而進湯揮以棍女惘然曰貴人在此妾誤矣仍從窺出湯喜鬼已去將解衣安寢忽樓西牕內簾簾有聲視之則此女從西牕出手執裙袂艷色衣并梳篋等物若將膏沐者湯愈無恐且飲且讀書有頃女子梳妝畢指

艷衣冉冉至前跪訴曰妾負奇冤非公不能爲我自者
妾姓朱名筆花杭州崇太守妾也正妻妬而狡知太守
愛妾不敢加害值妾產子時賄收生婆子落胎後將生
桐油塗我產宮潰爛而亡妾兒名某正妻取以爲子至
今雖長成並不知爲妾之子十年後君爲湖北主考子
當出公門下公須以妾冤告之妾尸猶埋此樓之東墻
井邊有八角磚爲記可命具來此改葬生母并捐竹箱
曰此皆妾藏首飾舊其處也妾亡時太守哀痛之至臨
去吩咐家人勿持我箱還家恐觸目心傷故也後有來
竊取者妾以陰風喝退之今此中尙存三百金可以奉

贈湯爲慘然唯唯而已後一如其言樓上怪從此絕而
屋亦轉售

黑苗洞

湖南房縣在萬山之中西北八百里皆叢山怪嶺苗洞
以于數無人敢入有采樵者誤入洞內迷路不能出見
數黑人渾身生毛語堯離似鳥以草結巢棲于樹嶺見
樵人喜以藤縛其手足挂于樹梢樵者自分死矣俄而
一老嫗從他巢中來白髮高頰畧似人形言語猶作楚
聲謂樵者曰汝何誤入此洞耶我亦房縣城中人康熙
某年年荒乞食迷入此洞諸黑苗初欲食我後摸我下

體知爲女遂留居巢中爲妻指二黑毛人曰此我兒也
尙聽我說話我當救汝樵人跪謝老嫗騰身上樹親解
其縛袖中出栗棗數枚曰爲汝療飢隨向二黑毛人耳
語良久語呶呶莫辨手樹枝一條縛布巾于上曰有爾
等同類欲害我鄉憐者以此示之俚知我意二毛人送
樵人行三日許才得原路歸路上人皆曰此黑苗洞也
迷入者都被其啖從無歸者

空中扯辮

蕪湖江口巡司衙門弓兵趙信年三十餘尙未娶妻忽
一日往野廟中留連笑語不肯歸家人問之則曰吾贅

於某氏矣極誇其妻之美家之富次日又往嬉笑如常
人與同行毫無所見知爲鬼所弄乃囑其父母苦禁之
閉門而通飲食焉起在房呼曰我來我來勿扯我辨家
人在窓眼中密窺之見其頭上辨髮直豎空中似有人
提之者於是防範愈嚴三口後聲響寂然開戶視之竟
以辨髮自縊床闌干上

蓬頭鬼

涇縣于道士能白日視鬼常往城中趙氏家飲酒密語
主人曰君家西樓夾牆內有鬼蓬頭走出東窺西探形
如竊賊必是冤讎有所擒捉但未知應在府上何人主

人曰何以驗之道士曰我明日早來看鬼藏何處即便告君君可喚家人一一走過看鬼作何形狀便見分曉主人以爲然次日道士來日鬼在西廳案桌脚下主人召集家丁往來桌前鬼皆不理其友六姑娘過鬼向之大笑道士曰此其是矣然且勿通知令愛慮其驚怖也主人問可禳解否曰此前生孽無可禳也自後聞拋磚擲瓦之聲月餘不絕俄而六姑娘以產亡家果平靜

借絲綿入殮

蕪湖趙明府必恭宰湖南衡陽傷寒病劇氣已絕矣家人棺殮綿絮無一不周因其心口尚溫故爾未殮趙夢

行黃沙中茫茫然不見天日過一小河天漸開朗有廟
題曰準提觀音菴走入見老僧跌坐素素麪甚香覺腹
中饑向僧乞食僧喝曰汝何必在此乞食可作速還家
家中有麪等汝趙踉蹌走出過鄰吳某拱手謝曰蒙
君見惠使我體暖趙不解所云驚而醒果聞素麪如菴
中之香蓋家人守屍鎖日不飯故煑麪充饑趙卽索食
家人曰老爺病月餘湯水不沾何能吃麪耶趙必欲取
食家人無如何與一甌竟飲啖如常而病亦愈心中想
吳某謝暖之說亂夢無徵絕不向家人言及後二年趙
眷屬還無將昔年作殮之綿裝箱帶歸適吳某死當盛

夏無處買綿其家殮時來借絲綿乃卽與之又三年趙
罷官歸偶與家人談及前事方知千里之外兩年之前
此綿應歸吳用生魂早來謝矣

洞庭君留船

凡洞庭湖載貨之船卸貨後每年必有一整齊精潔之
船于夫拉曳不動舟人皆知之曰此洞庭君所留也便
聽其所之不復裝貨舵工水手俱往別船生活至夜則
神燈以標出入波浪中清晨仍歸原泊之處年年船隻
輪換而無事累一家者亦從無撞折損傷者

將軍失勢

鄱陽湖登舟遇風常有黑纜如龍撲舟而來舟必損傷
號纜將軍年年致祭雍正十年大旱湖水乾處有朽纜
橫卧沙上農人斫而燒之凝盡血出從此纜將軍不復
作崇而舵工亦不復致祭矣

吳二姑娘

全椒金棕亭進士寓揚州馬氏玲瓏山館孫某年十七
文學頗佳相隨讀書祖孫隔房而寢夜間惜呼聲以爲
魘也起視喚之孫卽醒悟棕亭還卧已房未幾又魘棕
亭再往其孫業已起坐床上對棕亭以兩手向上曰請
屈一指則一指彎曰請屈五指則五指彎自後或叉手

或拱手作熊萬狀棕亭呵之泣求還家見母乃呼轎送
歸病者自取衣冠靴帶著之請祖父母上坐拜別曰兒
卽登仙去矣舉家惶惑莫知所爲日午神氣稍定私拉
乃祖耳語曰無他一小狐狸鬧我耳語畢瞽亂如初自
稱吳二姑娘與我前世有緣或云妹子吳三姑娘也來
了姐妹二人要同嫁我隨作淫穢語令人難聞拉棕亭
向前呵氣一口其冷如冰從鼻管直到丹田毛髮皆噤
鎮江詩春農中翰贈天師符一張方欲張挂而病者遽
來搶奪幸係綾本爪掐不傷棕亭張符向之又被吹冷
氣一口符飛牕外綾竟碎裂棕亭不得已求禱城隍廟

關帝廟數日忽病者呼接駕接駕伏魔大帝至矣棕亭
悚然澤家人齊跪病者呼棕亭名罵曰金兆燕汝身爲
進士而脫帽露頂不穿公服迎我有是理乎棕亭叩頭
謝罪少頃復呼接駕接駕孔聖人至矣棕亭又叩頭迎
接文武二聖相與共語嚙嚙不可辨皆在病者口中作
山東山西兩處人口吻如是者自午及申舉家長跪哀
求不敢起立腿腳皆腫病者厲聲曰妖魔已斬封爾孫
爲上真諸侯吾當去也棕亭叩送畢進病者弼病者向
空招手曰吃粥吃粥狂言如故棕亭大悟文武二聖皆
妖冒充責病者曰我年逾六十從未受人欺哄今乃爲

汝爾耶病者縮首內向掩口而笑作得意狀顛狂月
餘有林道士者來言拜斗可以禳遣棕亭於是設壇齋
醮終日誦經如是七日病者神氣漸清乃急爲完姻入
贅岳家妖果不至此乾隆四十七年三月間事棕亭先
生親爲余言

石獅求救命

廣東潮州府東門外每行人過聞喚救命聲察之四面
無人聲從地下出疑是死人更活持鋤掘之下土三尺
許有石獅子被蟒圍其頸衆大駭卽擊殺蟒而扛石獅
于廟中土人有所祈禱靈驗異常或不敬信登時降禍

自此香火大盛太守方公聞之以爲妖異將毀其廟民
衆嘵嘵幾激成變太守不得已詭言迎石獅入城將別
爲立廟衆方應允昇至演武場鎚碎石獅投之河中
了無他異太守方公名應元湖南巴陵人余按晉元康中
吳郡懷瑤家地下閭吹聲掘之得二犬長老云此名星
犬得者其家富昌事載異苑

旱魃

乾隆二十六年京師大旱有健步張貴爲某都統遞公
文至良鄉漏下出城行至無人處忽黑風捲起吹滅其
燭因避雨郵亭有女子持燈來年可十七八貌殊美招

至其家飲以茶爲縛其馬於柱願與同宿健步喜出望
外綱繆達旦鷄鳴時女披衣起留之不可健步體疲乃
復酣寢夢中覺露寒其鼻草刺其口天色微明方知身
卧荒塚間大驚牽馬馬縛在樹上所投文書已誤限期
五十刻官司行查至本都統慮有捺攔情弊都統命佐
領嚴訊健步具道所以都統命訪其墳知爲張姓女子
未嫁與人通姦事發羞忿自縊往往懸崇路人或曰此
旱魃也怪形披髮一足行者爲戮魃縊死尸僵出迷人
者爲鬼魃獲而焚之足以致雨乃奏明啟棺果一僵女
尸貌如生遍體生白毛焚之次日大雨

蠍怪

佟明府宰芮城有鄉民夏間袒背坐石上持麪一碗食未畢忽大呼仆地而絕衆人視之背正中有洞深數寸黑氣泉湧不知何疾也具呈報官疑爲竇魘人所毒佟公往驗見其坐石旁有罅黑氣流入罅中其下若有呼吸聲乃命掘石下三尺許石穴中有蠍如鵞大方仰首飲血尾彎環作金色鄉民爭持犁鋤擊之蠍死而尾不損以驗死者之背傷痕宛然乃取蠍尾貯庫至今猶存

蛇王

楚地有蛇王者狀類帝江無耳目爪鼻但有口其形方

如肉櫃渾渾而行所過處草木盡枯以口作噏吞狀則
巨蟒惡蛇盡爲舌底之水而肉櫃愈覺膨然大矣有常
州葉某者兄弟二人遊巴陵道上見羣蛇如風而趨若
有所避已而腥風愈甚二人怖避樹上少頃見肉櫃正
方如蝟而無刺身不甚大從東方來其弟挾矢射之正
中櫃面櫃如不知負矢而行射者下樹將近此物之身
欲再射之拔其矢而身已仆矣良久不起乃兄下樹視
之尸化爲黑水洞庭有老漁者曰我能擒蛇王衆大駭
問之曰作百餘箇麤饅頭用長竿鈇叉之送當其口
彼畧噏則去之而易新者如是數十次其初饅頭黑爛

如泥已而黑已而黃已而微頰伺饅頭之色白如故而後衆人圍而殺之如豚犬耳不能噬人衆試之果如其言

顏淵爲先師判獄

杭州張絃秀才夏月病死家貧無棺從其叔乞助叔居海寧往返五日而絃甦言至天帝所聽獄已入死案旣而曰諸生也遣一官押至學宮請二先師出曰是人已有成案然必得二師決之一師曰罪輕而情重當死一師曰雖然事尚可矜渠非首謀姑與減等五年後改行則已其父官嶺南有功德于民姑押令見渠父命原押

官押至嶺南名宦祠見其父父大呼曰非吾子也拒而
不見母夫人從室旁出泣曰父不汝子矣汝當速歸改
過但汝死久恐屍壞可歸則歸否則仍返帝所自有處
分萬勿借他人屍也遣鬼僕同至家覘家人肯認否及
至家見屍尙橫卧未壞旁有一燈一飯押者推絃仆屍
上屍遽動妻子哭而驚視之其僕呼曰認矣可以報王
母矣遂去絃已活人爭問絃隱事絃不言後未五年絃
竟死其從兄名綱者毛西河友也告西河曰 大清兵
下杭州潞王北去其宮眷留匿塘西孟氏家吾弟爲王
某所誘謀出首取賞既而悔之不列名後全王某出首

者五人皆暴死其弟死而復甦然狡性不改與朱道士爭一鶴乃私竄道上名于海寇案中竟致之死負先師之訓違慈母之教官其終不永年也問學官先師姓名絀曾言何人曰其一顏淵其一子服景伯

豆腐架箸

四川茂州富戶張姓者老年生一兒甚愛之每出遊必盛爲粧飾年八歲出觀賽會竟不反遍尋至某溪中已被殺矣保身卧水衣飾盡剝去張鳴于官囚手不得刺史葉公身宿城隍廟求夢夜夢城隍神開門迎葉置酒宴之几上豆腐一碗架箸箸其上旁無餘物終席無一

言葉醒後解之不得其故後捕快見人持金鎖入典舖者獲而訊之賊証悉合其人姓符方知竹架臨上成一符字

蔣金娥

通州興仁鎮錢氏女年及笄適農民顧氏爲婦病卒忽甦呼曰此何地我緣何到此我乃常熟蔣撫臺小姐小字金娥細述蔣府中事啼哭不止拒其夫曰爾何人敢近我須遣人送我回常熟取鏡自照大慟曰此人非我我非此人擲鏡不復再照錢遣人密訪蔣府果有小姐名金娥病卒年月相符遂買舟送至常熟蔣府不信遣

家人到舟中看視婦乍見能呼某某名姓一時觀者如
堵將府恐事涉怪誕贈路費促令回通婦素不識字病
後或識字能吟詠舉止閑雅非復向時付婦樣矣有何
義門先生之姪號權之者向曾聘將府女未娶女卒因
事來通婦往見何稱爲姑父與談舊事一切皆能記憶
遂呼何爲義父何勸婦仍與原夫爲婚婦不肯欲爲尼
不果此事在乾隆三十二年

還我血

刑部獄卒楊七者與山東偷參囚某相善囚事發臨刑
以人參賂楊又與三十金囑其縫頭棺殮楊竟負約又

記人血蘸饅頭可醫瘰癧疾遂如法取血歸奉其戚某甫
抵家忽以兩手自扼其喉大叫還我血還我銀其父母
妻子燒紙錢延僧護救之卒喉斷而死

新齋諧卷十九

隨園戲編

周世福

山西石樓縣周世福周世祿兄弟相鬪乃戕兄腹腸出
二寸後日久肚上創平復如口能翕張腸拖于外以錫
碗覆之束以帶大小便皆從此處流出如此三載餘方
死死之日有鬼附家人身詈其弟云汝殺我乃前生數
定也但早了數年使我受多少污穢

韓宗琦

余甥韓宗琦幼聰敏五歲能讀離騷諸書十三歲舉秀

才十四歲楊制軍觀風拔取超等送入敷文書院掌教
少宗伯齊召南見而異之曰此子風也不常慮不永年
耳已卯八月初一日清晨忽謂其母曰兒昨得夢甚奇
仰見天上數百人奔波于雲霧之中有翻書簿者有授
紙筆者狀亦不一旣而聞唱名聲至三十七名卽兒名
也驚應一聲而醒所呼名字一一分明醒時猶能記憶
及曉披衣起俱忘之矣自以爲天榜有名此科當中及
至鄉試三場畢中秋月明如晝將欲繳卷聞有人呼曰
韓宗琦好歸去也如是者三其聲漸厲若責其遲滯者
甥應曰諾及繳卷時四顧無人踉蹌歸次日問諸同考

友皆曰無之倘我輩卽欲同歸必另有稱呼豈敢竟呼
兄名揭榜後名落孫山甥悵悵不樂旋感病遂不起臨
終苦吟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二句張目謂母曰兒
頓悟前生事矣兒本玉帝前獻花童子因玉帝壽誕兒
獻花時偷眼覩下界花燈諸仙嫌兒不敬卽罰是日降
生人間今限滿促歸母無苦也卒年十五蓋俗傳正月
初九爲玉帝生日云

徐俞氏

鄧州牧徐廷璐與妻俞氏伉儷甚篤俞卒徐慟甚凡其
紛澤衣香一一位置若平時取其半臂覆枕上至一七

三言
營奠于庭有小婢驚呼夫人活矣徐趨視見夫人着半
臂端坐床上子女家人奔集咸見之徐走前欲抱其影
奄然漸滅而半臂猶僵立良久始仆一夕徐設席欲與
夫人對飲者執盃泣曰素勞卿戒飲今誰戒我耶語未
畢手中盃忽失所在侍立奴僕遍尋不得少頃盃覆席
間酒已無餘有妾語人曰此後夫人不能詬我矣至夕
見夫人直登卧榻批其頰頰上有青指痕三日始滅自
是舉宅畏敬甚于在生時

琵琶墳

董太史潮青年科第以書畫文辭冠絕時輩性磊落而

有國風之好常與諸名士集陶然亭散步吟詩獨至掖
埋下忽聞琵琶聲蹤跡之聲出數椽敗屋乃十七八美
女子着淡紅衣據窗理絃索見董略無羞避揮絃如故
董徘徊不能去同人怪董久不至相率尋之見董方倚
破牖獨立呼之不應羣噪之董驚寤而女子形聲俱寂
始道其故衆入室搜索敗瓦頽垣絕無人跡有蓬顆一
區俗所稱琵琶墳也乃掖董歸未幾以疾歸常州卒于
家

曹阿狗

歸安程三郎妻少艾而賢里黨稱三娘子方夏日曉粧

忽舉動失常三郎疑爲遇祟以左手批其頰三娘子呼
曰勿打我我鄰人曹阿狗也聞家中設食同人來赴既
至獨無我席我慚且餒知三娘子賢特憑之求食耳勿
怖其隣曹姓大族也于前夕果延僧人誦焰口經阿狗
者乃曹氏無賴少年未婚而卒者也以阿狗無後實未
爲之設食聞此言亦駭同以酒漿楮鏹至三娘子前致
祝三娘子曰今夕當專爲我設食送我于河此後祭祀
必有阿狗名乃可曹氏懼如其言送之三娘子遂愈

錢仲玉

錢生仲玉少年落魄遊蘭谿嘗中值上元夕同人咸出

觀燈仲玉中懷鬱鬱獨不往步月底除嘆曰安得五百
金使我骨肉團聚乎語畢聞階下應聲曰有有仲玉疑
友人椰榆之遍視不見人乃還齋坐聞窗外謾謾聲一
美女褰幃入曰郎勿驚妾非人亦非爲禍者也佳節異
鄉共此岑寂適聞郎語笑郎以七尺男子何難得五百
金哉仲玉曰然則頃云有有者卽卿耶曰然仲玉曰在
何處女笑曰勿急勿急卽拉仲玉手坐曰妾汪六姑
也塋此爲汚泥所侵求君改塋高處必當如君言以報
問何病亡女以手遮面曰羞不可言固問之曰妾幼解
風情而生長小家所居樓臨街偶倚窗見一美少年方

溺出其陰紅鮮如玉妾心慕之以爲天下男子皆然已而嫁賣菜傭周某貌旣不佳體尤瑣穢絕不類所見少年以此怨思成疾口不能言遂卒仲玉聞之心大動弛下衣拉女手使摸而人聲忽至女遽拂衣起曰緣未到仲玉送至牆下女除一銀臂釧與之曰幸勿忘言畢而沒仲玉恍然如夢視銀釧竟在手中乃秘之次夕人靜獨步墻陰遍視不復見乃語主人並出臂釧以證主人異之起土三尺許得女屍衣飾盡朽肌色如生與仲玉所見無異右臂一釧猶存仲玉解衣覆之爲備棺衾移塋高阜其夢女來謝曰感郎信義告郎金所郎卧塌

向左三尺舊有人埋五百金明當取之如其言果得金如數

蝦蟆鹽

朱生依仁工書廣西慶遠府陳太守希芳延爲記室方盛暑太守招僚友飲就席各去冠衆見朱生頂上蹲一大蝦蟆拂之落地忽失所在飲至夜分蝦蟆又登朱頂而朱不知同人又爲拂落席間殺核盡爲所毀復不見朱生歸寢覺頂間作癢次日頂上髮盡脫當頂墳起如癰作紅色皮忽迸裂一蟆自內伸頭瞪目而望前二足踞頂自腰以下在頭皮內針刺不死引出之痛不可耐

醫不能治有老門役曰此蠱也以金簪刺之當死試之果驗乃出其蠱而朱生無他恙惟頂骨下陷若仰盂然

礮怪

高唐功世家子也其居廳前有怪每夜人行輒見白衣人長丈餘踞後以手掩人目其冷如冰遂閉前門別開門出入白衣人漸乃晝覺人咸避之唐功偶被酒坐廳上見白衣人登階倚柱立手撚其鬚仰天微睇似未見唐功在坐者唐功潛至其後揮拳奮擊暎中柱上挫指血出白衣人已立丹墀中唐功大呼趨擊時方陰雨爲苔滑撲地白衣人見而大笑舉手來擊腰不能俯似欲

以足蹴而腿又長不能舉乃大怒環階而走睿功知其無能爲直前抱持其足而力掀之白衣人倒地而沒睿功呼家人就其初起處掘深三尺得白窠舊坐墩一箇墩上鮮血猶存蓋睿功指血所染也擊而碎之其怪遂絕

六郎神闕

廣西南寧鄉里祀六郎神人或語言觸犯則爲祟尤善媚女子美者多爲所憑凡受其害者以紙鑑一束飯一盂用兩三樂人午夜祀之送至曠野卽去而之他其俗無夕不送六郎也有楊三姑者年十七美姿容日將夕

方與父母共坐忽嫣然晚笑久之趨入房施朱傅粉嬌羞百態父母往問磚石自空擲下房門遂閉惟聞兩人笑語聲知爲六郎亟呼樂人送之六郎不肯去及晨女出如常云六郎美少年頭戴將巾身披軟甲年可二十七八與我甚恩愛不必送他去父母無如何越數夕忽倉皇奔出曰又一六郎來六鬚子貌甚獐惡與前六郎爭我相毆前六郎非其敵也行當去矣我聞空中鬨聲甚劇似無物不損者父母乃召樂人雙送之兩人俱去三姑亦無恙

返魂香

余家婢女招姐之親母周氏年七十餘奉佛甚虔一夕
寢矣見室中有老嫗立焉初見甚短目之漸長手紙片
堆其几上衣藍布裙色甚鮮周私憶同一藍色何彼獨
鮮問阿婆藍布從何處染不荅周怒罵曰我問不荅豈
是鬼乎嫗曰是也曰既是鬼來捉我乎曰是也周愈怒
罵曰我偏不受捉手振其袖不覺魂出已到門外而老
嫗不見次周行黃沙中足不履地四面無人望見屋舍
皆白粉垣甚宏敞遂入焉案有香一枝五色如秤桿長
上面一火星紅下面綵絨披覆層疊如世間嬰孩所戴
劉海搭狀有老嫗拜香下貌甚慈問周何來曰迷路到

此曰思歸乎曰欲歸不得嫗曰嗅香卽歸矣周嗅之覺異香貫腦一驚而甦家中僵卧已三日矣或曰此卽聚窟山之返魂香也

觀音作別

方姬奉一檀香觀音像長四寸余性通脫不加禮亦不禁也有張媽者奉之尤虔每早必往佛前焚香稽首畢方俱掃除之沒余一日早晨呼盥面湯甚急而張方拜佛不已余怒取觀音像擲地足踢之張聞泣曰昨夜夢觀音來別我云明日有小叔我將他適矣今果被君作踰豈非數也乃送入準提菴余想佛法全空焉得作如

此狡獪必有鬼物憑焉嗣後乃不許人家奉佛

冤兒神

國初御史某年少科第巡按福建有胡天保者愛其貌美每升輿坐堂必伺而睨之巡按心以爲疑卒不解其故胥吏亦不敢言居亡何巡按巡他邑胡竟偕往陰伏廁所窺其髻巡按愈疑召問之初猶不言加以三木乃云實見大人美貌心不能忘明知天上桂豈爲凡鳥所集然神魂飄蕩不覺無禮至此巡按大怒斃其命于枯木之下逾月胡託夢于其里人曰我以非禮之心于犯貴人死固當然畢竟是一片愛心一時癡想與尋常害

人者不同冥間官吏俱笑我抑掄我無怒我者今陰官封我爲鬼兒神專司人間男悅男之事可爲我立廟招香火閩俗原有聘男子爲契弟之說閩里人述夢中語爭醵錢立廟果靈驗如響凡偷期密約有所求而不得者咸往禱焉程魚門曰此巡按未讀晏子春秋勸勿誅羽入事故下手太重若狄偉人先生頗不然相傳先生爲編修時年少貌美有車夫某亦少年投身入府爲先生推車甚勤謹與僱直錢不受先生亦愛之未幾病危諸醫不效將斷氣矣請主人至曰奴旣死不得不言奴之所以病至死者爲愛爺貌美故也先生大笑拍其肩

曰痴奴子果有此心何不早說耶厚葬之

玉梅

香亭家婢玉梅年十餘歲素勤忽懶終日昏睡皆之亦不改每夜喃喃如與人私語問之不肯說護下衣驗其陰已非處子且潰爛矣拷訊乃云夜有怪狀如黑羊能作人語陽具如毛錐痛不可當戒我勿告人如告人當拉我去置之死地衆駭然伺婢臥夜竊聽焉初作猶飲水聲繼而呻吟香亭率衆持棍入燭照無人問怪何在婢指床下曰此緣眼者是也果見眼光兩道閃耀處帳色皆綠倪擊之跳起衝窗去滿房帳鈎箱鎖之類鏘鏘

有聲次日失婢所在遍覓不得薄暮竈下人見風飄紅
布裙一條在柴房西角處往尋得婢痴迷不醒灌以薑
汁蘇口怪昨夜來云事爲汝主所知不得不抱汝去遂
藏我于柴房中約今夜仍來問聽得猶飲水聲何耶曰
怪每淫我先舐後交口舐差樂也香亭卽日呼媒者將
玉梅轉售他家怪竟不往

虛彪

余幼時同館虛彪一日至館神色沮喪問之曰我昨日
往西湖掃墓歸遲城門閉矣宿某店家夜月甚明雞鳴
卽起踏月進城至清波門外小憩石上見遠遠一女子

來向余俠拜余疑其非人口誦大悲咒拒之女如畏
而不敢近者我逼而誦之我愈近女女愈遠我我驚乃
狂奔數里將入甕城見東方漸白賣魚人挑擔往來以
爲此時尙復何懼何不重至舊處一探踪跡行至前路
不料此女高坐石上如有所待望見我便大笑奔前相
撲冷風如箭毛髮盡顫我惶急再誦大悲咒拒之女大
怒將手向上一伸兩條枯骨側側有聲面上非青非黃
七竅血流我不覺狂叫仆地枯骨從而壓之我從此昏
昏無知矣後有行路者過扶起以薑汁灌我才得蘇醒
還家余急與諸憲友置酒爲盧壓驚視其耳鼻兩竅及

辨髮中尙有青泥填塞星星如小豆或云皆廬所自塞也故兩手亦皆泥汚

孔林古墓

雍正間陳文勤公世倌修孔林離聖墓西十餘步地陷一穴探之中空廣濶丈餘有石榻榻上朱棺已朽白骨一具甚偉旁置銅劍長丈餘晶瑩綠色竹簡數十百若有蝌蚪文者取視成灰鼎俎尊彝之屬亦多破缺漫漶文勤公以爲此墓尙在孔子之先不宜驚動謹加磚石封砌之爲設少牢之奠焉

史閣部降乩

揚州謝啟昆太守扶乩灰盤書正氣歌數句太守疑爲
文山先生整冠肅拜問神姓名曰亡國庸臣史可法時
太守正修葺史公祠墓環植梅松因問爲公修祠墓
知之乎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責也然亦非俗吏所能爲
問自己官階批曰不思無位思所以立謝無子問將來
得有子否批曰與其有子而名滅不如無子而名存大
守勉旃問先生近已成神乎曰成神問何神曰天曹稽
察大使書畢索長紙一幅問何用曰吾欲自題對聯與
之紙題曰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廟貌傍江山筆力蒼
勁謝公爲雙勾之懸于廟中

懸頭竿子

某令宰寶山時有行商來告搶奪者被搶處係一坍港泊舟所也令往視其地見水路可通城中而乘舟者例在此處僱夫起行心疑之衆莫言其故一把總來見曰此地原可通舟所以客來必起撥者港口窮民藉挑馱之力爲餬口計故也令問搶奪事曰不敢言須寬把總罪才敢言令曰律有自首免罪之條汝告我卽爲自首矣何妨曰諸搶奪者皆抱持壟斷人也把總兒子亦在其中前月某商到此見水路可通不肯起撥因而打吵事實有之乾隆三十年新例拏護強盜者破格起遷令

定案時心想遷官竟以獲盜具詳把總知情照窩家例立決一時斬者六人令超遷安慶知府後六年署松泰道巡海至寶山搶奪處見六竿子挂髑髏尙存問跟役曰前纍纍者何物耶役曰此六盜也大人以此陞官而忘之耶令不覺悚然怒曰死奴誰教汝引我至此速歸速歸昇至衙罵司閹者曰此內室也汝何敢放某把總擅人言畢而背瘡發一瘡六頭如相嚙者家人知爲不祥燒紙錢請高僧懺悔卒以不起

陳紫山

余鄉會同年陳紫山名大論溧陽人也入學時年才十

九偶病劇夢紫衣僧自稱元圭大師握其手曰汝背我
到人間盍歸來乎陳未荅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尙有瓊
林一杯酒瀛臺一碗羹喫了再來未遲屈其指曰此別
又十七年了言畢去陳驚醒一汗而痊已未中進士入
翰林陞侍讀學士三十八歲秋痢不休因憶前夢十七
年之期自知不起常對家人笑曰太師未來或又改期
亦未可知忽一日早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着之曰吾
師已來吾去矣同年金質夫編修素好佛者在旁喝曰
既牽他來又拖他去一去一來是何緣故陳曰且瞑強
起張目荅曰來原無碍去亦何妨人聞天上一个壇場

言畢踟蹰而逝

忌火日

曹來殷大史在京師晝寢夢偉丈夫來拜自稱黃崑圃先生拉至一處宮闕巍然中有尊神面正方着本朝衣冠請曹入見曰吾三人皆翰林衙門官只行前後輩禮不行僚屬禮坐定曰曹曰卿十一歲時曾行一大好事上帝知之故特召卿到此受職卿可卽來曹茫然不記初所行何事再三辭力陳家寒子幼故不願來尊神甚不悅旁顧崑圃先生曰再向彼勸掖之語畢不顧而入先生拉曹笑曰我深知翰林衙門亦甚清苦卿何戀

總不肯來耶曹復哀求先生曰我且爲卿說情似亦可免但卿此後逢火日不可出門慎無忘也曹問尊神何人曰張京江相公問何地曰天曹都察院曹驚醒後每出門必檢視黃歷遇火日雖慶弔事皆不行數年後不甚記憶乾隆三十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嚴冬友舍人邀曹至程魚門家作詩會俗以此日祀竈遂以爲憑席間酒數巡曹倏然如睡去者目瞑身仆羣客大驚疑詩中有侮竈神之語故神爲祟乃羣向竈禮拜祈請至三更時曹始蘇自言見黑袍人送我回來次日取黃歷視之二十三日火日也

朱法師

同館翰林朱漢之父朴菴先生陝西人也少時課徒爲業偶至一村村人傳呼曰朱法師來矣具酒饌求書姓名以爲鎮壓朱笑曰我乃蒙童之師非法師也且素無法術不能鎮怪汝輩何爲衆人曰此村有狐仙爲民患者三年昨日空中語曰明日朱法師來我當避之今日先生來果姓朱故疑爲法師朱寫姓名與之其村果安未幾朱別過一村其村人之懼迎者如前且曰狐仙有語二十年後與朱法師相見于太學之崇志堂朱其時尙未鄉舉也後中壬子科舉入選國子監助教監中祭

器久被狐竊取司祭者皇皇然索而弗獲方議賠償未
記前語爲文祭之一夕俎豆之屬盡橫陳于崇志堂絲
毫無損屈指算之距到某村時已二十年

城門面孔

廣西府差常寧五鼓有急務出城抵門猶未啟鑰以手
捫之軟膩如人肌膚差大駭乘殘月一線定睛視之則
一人面塞滿城門五官畢具雙眼如箕驚而返走天明
逐隊出城亦無他異

竹葉鬼

豐溪吳奉珉作宦閩嶠謝病歸里舟過豫章天暑熱假

空館千百花洲屋宇寬疎頗覺適意屋內外常有聲如
鬼嘯人家獨行往往見黑影不一一夕吳設榻乘涼于
闌干側聞牆角芭蕉叢中窸窣有聲走出無數人長者
短者肥者瘠者皆不過尺許最後一人稍大荷大笠帽
不見其面旋繞垣中若數十个不倒翁吳急呼人至倏
忽不見化作滿地流螢吳捉之一螢纔入手戛然有聲
餘螢悉滅取火燭之一竹葉而已

驅大爺

某貴官長子性兇暴左右稍不如意卽撲責致死侍女
下體祿以非刑未幾病死見夢於平昔親信之家奴云

陰司以我殘暴罰我爲畜明晨當入驢腹中汝速往某
術衛驢肉舖中將牝驢買歸以救我命稍遲則無及矣
言甚哀奴驚寤心猶疑之乃復睡去又夢告之曰以我
與爾有恩俾爾救援爾寧忘平日眷顧耶奴亟赴某術
術見一牝驢將次屠宰買歸園中果生一駒見人如相
識者人呼大爺則躍而至有畫士鄒某居其園側一日
聞驢鳴其家人云此我家大爺聲也

熊太太

康熙間內城伍公某者三等侍衛也從上打圍水蘭
以逐取獵犬故墜深澗中自分死矣餓三日有人熊過

淵乃抱以上自分以爲將啖已也愈驚熊抱入山洞采
果喂之或負羊豕與食伍見而斂眉熊爲採樹葉燒熟
以食之久之漸無佈意每小便熊必視其陰而笑方知
熊故雌也遂與成夫婦生三子勇力絕人伍欲出山熊
不許其子求還家熊許之長子名諾布官藍翎侍衛乃
以巨車迎父母還家家人號曰熊太太人求見者熊不
能言能父手荅禮就養其家十餘年先伍公卒學士春
臺親見之爲余言

冤鬼錯認

杭城艮山門外俞家橋楊元龍在湖墅米行中管理賬

目湖壘距俞家橋五里元龍朝往夕返日以爲常偶一日因米行生理熱鬧遲至更餘方歸至得勝壩橋遇素識李孝先偕二人急奔元龍呼之李荅曰不知二人何事要緊拉我往蘇州去楊訓二人皆笑而不答元龍拱手別李李囑云汝過潮王廟里許小石橋邊有問汝姓名者須告以他姓不可言姓楊若言姓楊須并以名告之切記切記元龍欲問故孝先匆匆行矣元龍前行至橋果有二人坐草中間其姓名元龍方答姓楊二人卽直前拉結云久候多時今日不能放你了元龍以手拒之奈彼夥漸衆爲其扯入水中始悟爲鬼并記前語卽

大呼曰我楊元龍並未與各位有仇中有一鬼曰誤矣
放還可也方叫喚間適有賣湯圓者過橋聞人叫聲持
燈來照見元龍在水中急救之元龍起視卽隣人張老
告以故張老送元龍歸家次早元龍往視孝先見孝先
方殮詢之其家云昨晚中風死矣蓋遇李時卽李死時
也但不知往蘇州何事

代州獵戶

代州獵戶李崇南郊外馳射見鵠成羣發火鎗擊之正
中其背負鉛子而飛李大驚追逐至一山洞鵠入不見
李穿洞而進則石室甚寬有石人數十雕鏤極工頭皆

斫去各以手自提之最後一人枕頭而卧怒目視李睛
閃閃如欲動者李大怖方欲退出而帶鉛子之鴿率鴿
數萬爭來咬撲李持空鎗且擊且走不覺墜入池內水
紅熱如血其氣甚腥鴿似甚渴者爭飲于池李方得脫
逃出洞衣上所染紅水鮮明無比夜間映射燈月之下
有火光焰灼終不知此山此鴿究屬何怪

金剛作鬧

嚴州司寇某有戚徐姓者能持金剛經司寇卒後徐作
功德爲誦經八百遍一夕病重夢鬼役召至閻羅殿
上坐王者謂曰某司寇辦事太刻奉上帝檄發交我處

應訊事甚多忽然金剛神闔門入大吵大鬧不許我審
硬向我要某司寇去我係地下冥司金剛乃天上神將
我不敢與抗只好交其帶去金剛竟將他釋放我因人
犯脫逃不能奏覆上帝只得行查到地藏王處方知是
汝在陽間多事替他念金剛經所致地藏王曉得公事
公辦無可挽回故替我攔住金剛神不許再來作鬧仍
將某公解回聽審所以召汝者將此情節告知不許再
爲誦經姑念汝也是一片好意無大罪過故仍放汝還
陽然妄自尊神終有小譴已罰減陽壽一紀矣徐大驚
而醒未十年竟卒吳西林曰金剛乃佛家本強之神黨

同伐異聞呼必來有求必應全不顧其理之是非曲直也故佛氏坐之門外爲壯觀禦武之用誦此經者宜慎重焉

燒頭香

凡世俗神前燒香者以侵早第一枝爲頭香至第二枝便爲不敬有山陰沈姓者必欲到城隍廟燒頭香屢起早往則已有人先燦矣悶悶不樂其弟某知之預先通知廟祝母納他人俟其先到再開門納客廟祝如其言沈清晨往見燒香者未至大喜點香下拜則撲地不起矣扶舁歸家大呼曰我沈某妻也我雖有妬行然罪無

死法我夫不良起我生產時屬穩婆將二鐵針置產門中以此預命一家之人竟無知者我訴城隍神神說我夫陽壽未終不准審理前月關帝過此我往喊冤城隍說我衝突儀仗又縛我放香案脚下幸天網恢恢我夫水燒頭香被我捉住特來索命沈家人畢集拜求請焚紙錢百萬或請召名僧超度沈仍作妻語曰汝等痴矣我死甚慘想往叩天閻將城隍縱惡沈某行惡之事一齊申訴豈區區紙錢超度所能饒免者乎言畢沈自床上投地七竅流血死

樹怪

費比度從征西蜀到三峽澗有樹子立存枯枝而無花
葉兵過其下輒死死者三人費怒自往視之其樹枝如
鳥爪見有人過便來攫拏費以利劍斫之株落血流此
後行人無恙

廣信孤仙

徐芷亭方伯初守廣信府有西廂房鎖閉多年云中有
孤徐夫人不信親往觀之聞齰呼聲啟戶無人聲從一
榻中山夫人以棍敲之室中有人語云夫人莫打我吳
剛子也居此百餘年頗有去意數欲移居而門神攔我
夫人可爲我祭之且代爲乞情則我讓出朝廷公廨矣

夫人大駭具酒肴向竹床陳設兼祭門神告以原委又聞空中語曰我受夫人恩愧無以報謹來賀喜府上老爺卽日陞官奉囑者七月七日切勿抱官官到紅梅園嬉戲其日恐有惡鬼在園作祟言畢寂然到期方伯表兄某過園見樹上有兩紅衣兒以手招入就視之並無形影但聞崩頽之聲則假山石倒矣幾爲所壓九月間徐公陞贛南道此事徐公子秉鑑爲我言

白石精

天長林司坊名師者家設乩壇有怪物占爲壇主自名白石真人人問休咎頌驗常教林君修仙須面上開一

眼便可見上帝宮室雲中神仙林從此廬迷時以小刀
向鼻間刻劃人奪其刀便怒罵忽一日乩盤書云我土
地神也現在灕汝者是西山白石之精神通絕大我受
其驅使渠不能作字凡乩上皆強我代書今日渠往西
天參佛故我特來通知速折乩盤其呈于本縣城隍庶
免此難但切不可告知此怪是土地神來洩漏也適蔣
太史蒼生自金陵來知其故立毀其盤并以三十金買
天師符一張懸林室中怪果不至後十年林君亡矣符
尚掛中堂有線香倒下燒其符上硃砂字盡盡而蠟紙
不壞其時蔣在京師未得林訃適天師來朝告蔣曰貴

親家林君死矣問何以知之曰某月日我所遣符上神
蔣已來歸位故也後得知林家燒符之信方覺駭然當
扶乩時蔣在座則盤中不動蔣去後人問乩書云此老
有文光射人我不喜見之據土地云白石精在林家作
祟者要攝取林之魂供其役使故耳

鬼圈

蔣少司馬時華公子某與數友在京師遊愍忠寺時屆
清明踏青荒地見精舍數間中有琵琶聲趨往則一女
背面坐手彈弦素逼視之女回頭變青面獍獍者直來
相撲陰風襲人各驚走歸時尚下午彼此以爲眼花且

恃有四人之衆各持木棍再往則有四黑人坐而相待
手持銅圈套人受其套者無不傾跌觀無所施正倉皇
間有族馬者數人驅馬衝來怪始不見四人歸各病十
餘日

東醫寶鑑有法治狐

蕭山李選民少年偶僦燒香佛廟見美女在焉四顧無
人遂與通語女自言姓吳幼無父母依舅而居舅母凌
虐故在此禮佛願得佳耦李以言挑之女唯唯遂與歸
家情好甚篤久之李體日羸覺交接時吸取其精與尋
常夫婦不同且十里以內之事必先知之心知爲狐驅

之無法一日拉其友楊孝廉至三十里外以情告之楊曰我記東醫寶鑑中有治狐術一條何不試之遂偕往琉璃廠覓得是書求東洋人譯而行之女果涕泣去此事余在西江謝蘊山太史家親見楊孝廉爲余言之惜未問其東醫寶鑑中是何卷頁

乩言

撫州太守陳太暉未第時在浙鄉試向乩神問題批云且體而微後中副車方知所告者非題也有求對聯者書努力加餐飯小心事友生十字問次句何出曰秀才讀時文不讀杜詩可憐可笑陳方與友遊鑑湖觀蓮乩

問昨日鑑湖之遊樂乎有咏紅蓮者以詩求和凡上題
云紅衣落盡小姑忙從此朝來葉亦香莫惜韶光太匆
迫花開三日卽爲長雲門山氓有被鬼作鬧者詣凡盤
求救凡書我不能救請某村余二太爺來救如其言請
余二太爺至余向其家東北角厲聲曰你們要往四川
也該速去了空中應曰極是從此怪竟寂然余二太爺
者某村之學究也問其所以驅鬼者是何言語笑而不
答問凡亦無言